

心理学简札

下册 潘菽著



心理学简札

下 册

潘菽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心理学简札

下册

潘菽 著

责任编辑 威长福

封面设计 刘承汉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34,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

书号 7012·0719 平装 1.75 元
精装 2.35 元

卷 八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这样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原则性指示不仅适用于哲学，也同样适用于心理学，其实对全部科学也基本上是适用的，但可能有直接和间接之分，有具体情况不同之分。这实质上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就心理学说，它是研究人的一门科学。它应该采取什么立脚点，为什么人而研究呢？这确实是一个根本问题。显然，决不能仍然象传统心理学那样，立脚于“市民社会”，立脚于各自追求个人目的和私利而靠剥削为生那样的一小部分人，而必须把立脚点转移到“社会化了的人类”或“人类社会”中构成社会生命力、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广大人民大众方面去。从这样的立脚点才能看到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以至畸形化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新唯物论心理学的工作应该为之忠诚服务的人。这样的人必然都是活跃在社会实践中的，是在各方面实践着战斗着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也改造着自己的人。在这样的立脚点上来

^{①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3页。

看待人的问题，就显然不能只采取“静观”的、“直观”的、只是“解释世界”的旁观态度，而必须采取“能动的”、“实践的”、“改变世界”的革命态度。采取这样的态度的研究工作者就必须努力向广大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也成为广大人民大众的一员，生活于广大人民大众之中，和广大人民大众一起战斗，一起改变世界，使自己的科学劳动成为和广大人民大众一起战斗、一起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又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①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时说：“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想。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1页。

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点和上条所引述的论点，在实质上当然是完全一致的，都对心理学的科学工作有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都是关于应采取怎样的立脚点的根本问题的。“为了现实的人”，为了“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就必然不能只采取静观的态度，不能“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但又要“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在这样的要求之下，当然不能满意于脱离火热斗争的现实的纯抽象思惟，也不能仅仅诉之于“感性的直观”。这里的分界线在于：是不是从广大人民大众改变世界的实践出发，是不是采取这种实践的观点，总之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

三

现在要谈的心理学改造，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来进行改造。这是必须遵循的唯一道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的要点在什么地方呢？列宁有一段很简要的话给我们作出了所需要的指点。列宁在他没有写完的那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文章中说：“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

^①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7 页。

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①可以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心点”就是辩证法。他们用唯物辩证法建立他们的革命理论，也用唯物辩证法贯穿于他们的革命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改造心理学也就是要遵循这两位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前轨，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心理学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只有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进行全部的改造，才能使心理学摆脱目前这样一种迷乱、混杂和落后的状况而走上正确的科学轨道。心理学必须从根本上经过这样的改造以后，才能希望成为名实相符的科学，才能有条件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服务。因此，心理学改造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全部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观点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当前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一项首要任务。

四

关于反映论的认识论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反映是决定于人的头脑的呢？（暂不说感觉器官）还是决定于被反映的东西的呢？仍用镜子的反映作比喻来说，这个问题就是，镜子在照见一样东西，比如说一只猫的时候，这样的反映是决定于镜子的呢，还是决定于猫的呢？这显得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但对这个似乎可笑而实际上是很严肃的问题却会有可笑的答复，所以也值得弄清楚一下。镜子的照见东西，当然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镜子，一方面是被照见的东西。镜子作为一方面的因素，当然是不能否认的。没有镜子就没有镜子的照见。但这是笼统的抽象的看法。采取了这种抽象的看法，一面“发疯的”镜子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产生反映

^①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4页。

作用的独特唯一因素，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它照出来的！如果进行具体的分析，事情的实际情况就决不是这样。就以照见一只猫来说，这时候的照见决不是单纯的空泛的照见，而是照见一只白猫或花猫或其它特殊的一只猫。这是一次对一个特殊对象的特殊照见。在这样一次特殊具体的照见中，那只特殊的猫就显然是起主要作用的了。一面镜子的照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凭空的抽象的照见而只能是具体的特殊的照见。镜子的一切照见都是如此。一般地讲镜子的照见的时候，在实质上也是如此。所以，就镜子的照见说，镜子固然是一方面的因素，但所照见的具体对象乃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洛克的“白板说”也是说明这一点的。在一张白板上写一些字或画一朵花，白板不能没有，也不能是着不上墨着不上色的板，但写上去的一些字或画上去的那朵花总是由一个特殊的人写出来或画出来的特殊的字或花。这是人们认识事物、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所以马克思主义指出，“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①，这是一条根本的无可置疑的真理。

五

要建立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或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科学心理学必须贯彻唯物辩证法，成为全面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唯物辩证法所应当起的作用又是什么呢？马克思自己指出，“在它的合理形式上，辩证法……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②列宁在联系到马克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xxIII页（第二版的跋）。

思这一段重要论断的时候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后一品质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直接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这一理论……把二者[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①列宁并着重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这种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②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的这些论断可以领会到：（1）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它是“批判的、革命的”。（2）批判和革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3）没有批判，没有革命的破，就不能立。（4）只有唯物论的批判才是科学的批判。（5）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任务、科学目的在于帮助被压迫阶级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就心理学论，要研究建立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科学心理学，就必须全面体现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那些品质。这些品质归结起来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一条。批判和革命有密切的联系。为了革命，必须批判，批判就是革命。但批判必须是唯物论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批判必须讲道理。道理讲得全面而充实的批判才是唯物论的批判，科学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才能有革命的威力，才能破得透彻，立得牢固。目前心理学迫切需要的改革，其首要的一步就是对一百多年来传统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心理学进行透彻的、全面的唯物论批判。

①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6页。

② 同上。

六

要改革心理学，改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泛滥着的旧心理学，使之能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服务，就必须在心理学中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充分体现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的品质。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不能忽视。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时说：“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化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① 恩格斯所强调指出而为列宁所着重阐明的这一点确然是非常重要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忽视了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那一方面，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扼杀它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阉割了它的唯物辩证法，使它不可避免地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僵化的、起不了锐利武器的作用的东西。这一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列宁那时候“往往被人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是否少了些呢？不会的。所以同样要严重地加以警惕。要把心理学的改造工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全面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时候，这一点是必须加倍注意的。怎样能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教条，而成为行动的指南呢？努力的途径不限

^①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31页。

于一条。但首先的一条应该是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有同样根本的一条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①

七

人类的自觉能动性是心理学必须予以科学地阐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是中心问题。不同的动物都有一定的，在程度上不同的能动性，并不都是被动的。但人类的能动性则远远超出于动物，不仅远远比一切动物为大，也具有异常突出的为人类所特有的品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类的能动性和一切动物的能动性清楚地区分开来而称之为自觉能动性。人类的能动性是结合着意识的，是有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由自己调节、控制并加强的，是在自己的觉察之下的，所以叫做“自觉能动性”。人类所以能有独特的自觉能动性，是因为人类能进行积极而周详的思维，有高度组织的意向活动，能在一定的过程中明确地预见将要发生的事物，能使自己的行动和广大的间接事物相协调，不受此时此地的限制。总之，人类能有自觉能动性，是由于人类能有高度发展的主观的心理活动。不仅这样，人类还能制造工具、器械以辅助自己天然的感知器官（耳、目），行动器官（手、足、口、舌）以及思维器官（脑）的不足，借以加强、扩大和补充它们的功能。再，人类的社会集体生活是人类的自觉能动性的最基本的广大源泉。可以看到，人类的自觉能动性完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很大的、可以说是无限的发展可能的，是可以因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此外，还要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关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系，二者总是以一定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被动，就没有能动。能动是在被动的前提下或在其基础上形成或发展起来的。但人类的被动也常结合着主动或受主动的节制。一般地说，人类的认识活动主要是被动的性质，因为主要是要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情况和运动规律，但也有主动的方面。人类的意向和行动主要是能动的性质，但必然也不能没有被动的方面。人类决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必须遵照客观事物的规律办事。这就是人类活动的被动方面。然而，人类在主要处于被动地位的认识活动中也能调整自己，发挥自觉性，有所选择，有所去就，有所着重，有所针对，不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由自觉的主动来达到较恰当或最恰当的、合乎自己要求的被动。这就是被动中的主动，也就是主动中的被动。所以，人类在被动的时候，也常常是主动性的被动。能主动地被动，能自觉地尊重并遵照客观事物的规律，就能发挥出更大的自觉能动性。能动方面和被动方面的辩证结合也是人们心理活动的一种内部的矛盾统一。这两方面矛盾的自觉的恰当的结合是构成人类所能有的巨大的自觉能动性并使之不断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

八

心理学和哲学一向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明确的并在内容上形成明白的系统的为哲学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但实际上也同样是心理学的研究隶属于哲学，并且也同样表现出二者的密切联系。^① 在西方，在一百年前，心理学采用了所谓实验方法（实验室方法）以来，心理学被宣告作为一门从哲学独立出来的科学了，不再是哲学的附庸了。但这种独立至今在形

① 荀况的学说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式上也没有完全完成。有些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还把心理学隶属于哲学之下，或作为哲学的一个“专业”。但不管名义上是否独立，心理学和哲学的密切关系仍然是事实。即使在将来，这种密切关系仍然将保留，虽然关系的具体情况会产生改变。改变的主要趋向就是西方的全部哲学史所表现的一种趋向，那就是，原来所包含的不同知识部门都先后独立出来而成为独立发展的科学。就大的部门看，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就是如此。心理科学（心理学和一些相接近的学科）也将是如此。等到心理学能够真正成为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心理学以后，它从哲学独立出来就可以宣告完成。然而，就是到了那时候，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仍会是密切的，也许将是另一种密切关系。到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只留下了认识论。以后，认识论方面的许多特殊的具体问题大概也将主要归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心理学所研究，并因而予以科学的发展。因此，现在哲学中的认识论部分可能随着受辩证唯物论哲学指引的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而在范围上有所缩小，但在内容上则将得到丰富。到那时，哲学将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①，即关于辩证法的科学。那时，由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科学的发展，尤其关于人类认识方面的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哲学的一般辩证法理论也将大大得到丰富，这是不容置疑的。

九

一切科学都和哲学有一定的关系，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为前提的，不管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心理学和哲学的关系尤其密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虽然具体情况会有不同。哲学分为唯物唯心两大阵营。传统心理学也完全是这样，是有鲜明的阵营界限的。近代的，从上世纪到本世纪的西方心理学几乎全部都是各式各样地贯彻着或夹杂着唯心世界观的心理学。能得到发展而具有较完整体系的唯物论心理学却屈指难数。这也和进入后期的资产阶级手中的哲学的命运相一致。新唯物论的心理学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已有人企图从事探索，但显得至多还在草创的阶段，并有夭折的危险。这一情况固然和社会条件有关，但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哲学对心理学的指导的情况有关。总之，从历史看，从当前情况看，都说明心理学是完全离不开和一定的哲学，一定的社会的联系的。一个人所讲的心理学是怎样的性质，能起怎样的社会作用，总是在基本上决定于和这种心理学相结合的哲学是怎样的哲学，所为之服务的是怎样的社会。唯心论哲学总是剥削阶级所提倡、鼓励以服务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民主的敌人”总是要“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① 和唯心哲学结合起来的心理学也不能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传统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马克思所加深和发展了的哲学唯物论，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唯物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② “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③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④ 因此，也只有建立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心理学才会有这样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全人类解放的利益服务的作用。我们所需要的心理学

^{①②③④} 均见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2、53、56页。

就应该并必须具有这样的作用。由此完全可以明白，任何强调心理学的特殊性忽视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的指导作用的想法都只能是十分错误的。在对传统的心理学进行批判、在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心理学的努力中，自觉而积极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更显得是首要的任务。

十

心理学这个阵地必须由辩证唯物论全面地去把它占领下来。这样做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一点可以从列宁引述的称为“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梅林对海克尔的评论得到明确的启发。列宁引用梅林的话说：“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谁要想亲自体会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必须在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后才能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这本书吧。”^① 心理学是一门跨界科学，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性质，更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性质。因此，它有了自然科学的唯物论还不行，更必须有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心理学必须建立在完整的而不是半截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才能成为科学，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服务。反过来看，也就是辩证唯物论要扩展为历史唯物论，就必须把心理学的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全部占领下来才能完成这一扩展的任务。这是使辩证唯物论“能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的一项必要的努力。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7页。

十 一

有了一种可能性，并不就是有了它的现实性。有了它的一种现实性，并不就是有了它的其它现实性。这是简单明白的道理。在心理学上，例如一个初生的小孩，如果他有一双健全的眼睛而还没有看到红的颜色，他就只有产生红的感觉、即看到红的颜色的可能性，但还没有对红色的感觉的现实性。但是，红的颜色有种种。看到了某种红的颜色，有了对这种红色的感觉，还并不就是对别种红色有了感觉。能产生对后一种红色的感觉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对绿色的感觉或任何其它种颜色的感觉都是如此。就听觉或任何其它种感觉说也是如此。就种种知觉而论也是同样。有了对一件事物的知觉，显然并不就是对其它一件事物有了知觉，即使这两件事物是同类的。所以，实际的感觉和知觉也都只能是具体的，特殊的。再就思惟的水平看，也是这样。一个婴孩的脑子如果是健全的，并生长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有了表现思惟活动的可能性。这时候，如若和一定事物或情况相接触而受到触发以后，他的脑子就会产生一定的思惟活动。他的脑子的思惟的可能性才转化为某种方式的思惟活动的现实性，但还决不是因此有了其它方式的思惟活动的现实性。就思惟看，还有一点是明显的，即现实性能回过去影响到可能性，例如有了较低级的思惟活动后能给较高级的思惟活动的产生提供条件。所以，再加上其它的条件，人们的思惟的可能性是明显地能增长、能提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知觉方面，也有些这样的情况，但远没有这样明显。总起来看，一个婴孩有了健全的脑子和健全的感觉器官，就有了一定的并能继续发展的认识客观世界种种事物的可能性，但决不因此就有了这种认识的现实性。任何关于认识的先验论都是说不通、站

不住脚的。“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① 先验论就是荒谬地主张有“没有被反映者”的反映的。

十 二

在一方面，人们的一切感知觉以及以具体事物为对象的思维活动固然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各别的。但在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感知觉以及思维活动互相之间又有其不同程度的共同性，类似性，一致性。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所以它们的特殊性和共同性是决定于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因为有共同性，所以对一种特殊事物的感觉、知觉或思维活动也或多或少会有助于对另一种特殊事物的感觉、知觉或思维活动。从这方面看，对一种特殊事物的认识也可以部分地或多或少地代替对另一种特殊事物的认识。如果这两种特殊事物是同一种类的，如两只麻雀或两个人的身体，这种认识上的代替可以达到很大的程度。例如一个学医学的学生在一个人的身体上得到了解剖学知识，对另一个人以及一般人也大体上都有了那样的解剖学知识了，但决不会是完全的。因此，他在以后的实际医疗工作中当需要对一个特殊病人运用某种人体解剖知识的时候往往还要进行一定的诊察加以补充。对麻雀说，可能也是这样。但对于麻雀，并没有象在医疗工作中对人体知识那样的要求。所以，如要明白一般麻雀的身体构造，只要解剖一只麻雀就行了，并且能解剖一只和麻雀相近的鸟亦许也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对客观事物（包括复杂的情境）的感觉、知觉以及思维活动的特殊性并不因此就可以抹杀或忽视。只有对麻雀可以那样。对人体的认识就不能那样一般化。对其它许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页。